

BEAUTIFUL
RUINS

美丽的废墟

「美」杰西·沃尔特（Jesse Walter）著 宋伟译

荣获全美
10余项畅销书奖
占据英美
各大排行榜前10

在那一刻，帕斯夸里落入了爱河，此后的一生，他都怀着这份爱——爱的并不是这个他还认识的女人，而是那个时刻。



四川人民出版社



美丽的废墟
Beautiful Ruins

[美] 杰西·沃尔特 (Jess Walter) 著

宋伟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美丽的废墟 / (美) 沃尔特著 ; 宋伟译. —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7

书名原文 : Beautiful Ruins

ISBN 978-7-220-09502-3

I. ①美… II. ①沃… 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622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图进字 21-2015-83

Beautiful Ruins by Jess Walter

Copyright © 2012 by Jess Walter,

an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copyright ©(2012)

by Beijing Heping Yahua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or review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 Beijing HepingYahua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Ltd (北京和平雅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授权四川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MEILI DE FEIXU

美丽的废墟

[美] 杰西·沃尔特 著

宋伟 译

出品人

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封面设计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黄立新 周 颖

江 澄

李 玉 冯晓然

袁晓红

祝 健

小 西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ichuanrmcbs@sina.com

@ 四川人民出版社官博

(028) 86259457 86259453

(028) 86259457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155mm×218mm

22.5

302 千字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09502-3

35.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目 录

Contents



美丽的废墟

第一章

病入膏肓的女演员

001

在那一刻——如果世上真有此等事情的话——帕斯夸里落入了爱河，此后的一生，他都怀着这份爱——爱的并不是这个他还不认识的女人，而是那个时刻。

第二章

最后一次推销

015

这个名字中有一种魔力，也感染了她——“一刻”和“永恒”碰撞出浪漫的音符——就好似她也感觉到五十年来对这个名字的思念，五十年来潜藏在这个名字后面的苦痛，或许这种痛也潜藏在每个人的心中，直到像这样迸发出来。

第三章

宜景旅馆

044

故事就是人。我是一个故事，你是一个故事……你父亲是一个故事。我们的故事通向四面八方，它们有的消失，有的坠落，有的彼此碰撞，但如果幸运的话，我们的故事能汇成一个，那一瞬，我们将不那么孤单。

第四章

天堂的微笑

075

好多年过去了，我发现自己仍是一具空壳，仍然活在那一刻，仍然生活在我的战争结束那一天，那一天我像所有幸存者一样意识到，活着和生活并不一样。

第五章

迈克·迪恩制片公司出品

089

他就是一头鲨鱼，不停地向前游去，拥抱文化，拥抱未来。可是现在，他凝望着远方，好像在回望过去，因五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而饱受打击。

第六章

洞穴壁画

102

如果你有冲动想要说这些，那一大清早去看那个女孩，闻闻她的口气，看看她没有化妆的样子……看她上厕所时的样子……听她和朋友聊什么……见见她的母亲和大惊小怪的姐妹……如果这样你还想要说这些蠢话，那就只能靠上帝帮你了。

第七章

吃人肉

124

活下来。在历史的汹涌横流中，被悲伤和必死的阴影笼罩着的人会认识到自己的无力，意识到自己心中的信念都是浮华……一场梦。

第八章

罗马大酒店

133

他想要表达的是：有时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解释。有时就会有一艘船出现在一条街上。尽管这些看起来很荒诞，但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应对一艘船突然出现在街头的事实。

第九章

房间

148

房间便是一切。当你走进了房间，外面的一切都不再存在。听你推销的人无法离开房间，只能跟着你的推销兴奋起来。他们必须听你的故事。房间就是一切。

第十章

英国之旅

156

帕特在火车上一直想着爱丁堡的经历，想着那些绝望的表演者在街上散发传单，想着那些街头艺人、螺旋楼梯、教堂、城堡和峭壁，想着拼争着攀爬得更高，被人瞻仰，想到创造与反叛的循环，想着所有人都以为自己说了一些新的话或做了一些新的事情，做了一些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但事实上所有这些事情都有人做过百万亿遍了。

第十一章

特洛伊的迪伊

177

那一吻是某件事情的开始，感觉就像他的故事将要开始的时刻。而这一吻是结尾，是他，这个小人物的匆忙离场。

第十二章

第十次否决

195

所以当我读到迈克·迪恩的书中写道，推销一部电影完全在于相信自己，推销自己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了一种愿景：我知道自己要推销的故事是什么。

第十三章

迪伊去看一部电影

206

你就像失了神一样。我说你吓死人了是因为你的模样，你确实有惊人的美貌。可是有时你就好像不是跟别人同在一个房间里。就好像别人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第十四章

沃冈格纳港的巫婆

222

帕斯夸里一直都觉得自己生活幽闭，受到各种限制——父母那种心怀恐惧的生活方式、宜景旅馆、沃冈格纳港和那些困扰他的事情。现在，只有彻底的孤独牵引着他。

第十五章

迈克·迪恩回忆录遭拒的第一章

245

对我来说，这一刻我明白了自己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一种我总能看到但却从未完全理解的能力。对本性、动机、欲望之心的预测。我看整个世界如一瞬间，顷刻便能理解：我们心头所想及我们想要的。

第十六章

秋天之后

261

难道你就不能忘记小女孩的那些幻想吗？难道不能爱一个温柔一些、安静一些、普通一些、不那么耗神的人吗？

第十七章

沃冈格纳港的战斗

278

帕斯夸里一直以为战争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但他听过阿尔维斯讲过他的战争故事，就好像每个人经历的战争都是不同的，一百万个人有一百万个不同的战争。

第十八章

先锋人

290

我们吵架、分手、复合，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在这个循环中重复着，但如果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循环呢？如果这只是一条深沟，我们不停地在沉沦呢？如果我们回头看看，发现我们甚至从未尝试打破这个循环呢？

第十九章

安魂弥撒

311

那一刻，帕斯夸里·特西感觉自己分裂成两块。他的人生分裂成两个：一个他将拥有的人生和一个永远只能在想象中的人生。

第二十章

无尽的烈焰

320

他们站在那里几秒钟，一个跛脚的老男人和一个病怏怏的老女人，只有四步之隔了，但却被厚厚的花岗岩吧台分开，被五十年的时光和两段不同的人生分开。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第二十一章

美丽的废墟

334

或许每一刻都是同时发生的，他们永远都停留在二十二岁，生命一直都在眼前。

第一章
Chapter 1

病入膏肓的女演员

在那一刻——如果世上真有此等事情的话——帕斯夸里落入了爱河，此后的一生，他都怀着这份爱——爱的并不是这个他还不认识的女人，而是那个时刻。

1962年4月

意大利，沃冈格纳港

那位病入膏肓的女演员来到他们村子时，取道唯一一条可以直接进村的路——乘船来到小海湾，磕磕绊绊地绕过石头堤岸，撞进码头的尽头。她在船尾犹豫了一会儿，伸出一只纤柔的手，扶住红木栏杆，另一只手把宽沿帽子往头上按了按。她的四周，细碎的阳光散落在粼粼的微波上。

帕斯夸里·特西在二十米之外，仿佛身处梦境中，看着那个女人到来。他后来可能会觉得这恰是梦境的反面：沉睡了一生之后，突然清醒过来。帕斯夸里站直身子，停下手里的工作，那个春天，他多半时候都在做同一件事：在他们家空空无人的家庭旅馆前修一片海滩。帕斯夸里在利古里亚海及胸高的海水中，搬来和猫一样大小的石头，想要加固防波堤，防止海浪冲走他用来修海滩的沙堆。帕斯夸里的“海滩”只有两条捕鱼船那么宽，而且薄薄的沙层下面还是扇形的岩石，但这已经是整个村子里最平坦的地段了：就是这样一个小镇却被戏谑般地冠以“港口”的名字——但也或许这个名称是寄予了人们深切的期望——尽管每天进出村子的船只有渔夫捕捉沙丁鱼和风尾鱼的几艘渔船。村名的另一半沃冈格纳（Vergogna）意为“羞耻”，源自十七世纪村子建立时的功用，当时水手和渔夫在这里找寻……肉体和精神上比较随意的女人。

帕斯夸里第一次见到那个漂亮的美国人时，正在及胸高的海水中做着白日

梦，幻想脏乱狭小的沃冈格纳港成为新兴度假村，而他则是60年代一名饱经沧桑的商人，一个在辉煌的现代化曙光中散发着难以捉摸魅力的男人。他的眼中全都是虚幻的繁荣景象——汹涌而来的财富和知识大潮正推动着意大利的变革。为什么不能是这里？他在熙熙攘攘的佛罗伦萨过了四年，刚回到这个狭小落后的故乡小村，想象着自己把关于外面世界的重要消息带进了村子——外面的世界正经历着一个闪光的年代，有闪亮的机械，有电话和电视，有双份马提尼酒，还有身着紧身裤的女人，这样的世界过去只能在影院中才能看到。

沃冈格纳港里的建筑密密麻麻，像一群熟睡的山羊蜷缩在峭壁之上。这里有十二座白墙老房、一座废弃的小教堂，镇上唯一的商业地产是帕斯夸里家的小酒馆和餐厅。村子后面高耸着斑驳的石山，黑色的岩石有六百多英尺高。下面的大海安静地居于虾卷形状的岩石小港湾中，渔民每天就从这里进出村子。小村背靠峭壁，面向大海，与世隔绝，从未有轿车和货车进过村，街道仅是房子间的一些狭窄小径，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原貌——砖砌的小径，比人行道还要窄，幽深的小巷和蜿蜒向上的阶梯也都异常逼仄，除了在镇上的圣彼得小广场，置身于村中任何地方只要张开双手便能碰到两边的墙壁。

如此来说，偏僻的沃冈格纳港与北边景色奇巧的崖边小镇五渔村也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它更小一些，更偏僻一些，也没有那么别致的风景。其实，沃冈格纳港以北的旅馆和饭店老板们给这个嵌在绝壁间的小镇取了个昵称：Baldracca Culo——娼妓之缝。尽管近邻如此污蔑，帕斯夸里仍和他的父亲当年一般，一直坚信沃冈格纳港终有一天会繁荣起来的，就像热那亚以南的海岸线上莱万特的其他地区一样，就像五渔村，甚至会像博南地区那些更大的旅游城市波托菲诺和别致的里维埃拉一样。偶尔有几位乘船或徒步来到沃冈格纳港的外国游客，多半是迷路的法国人和瑞士人，但帕斯夸里仍然抱有希望，认为60年代肯定会有大批美国人来访，领头的将是他们了不起的约翰·肯尼迪总统和妻子杰奎琳。不过，帕

斯夸里知道，如果想要村子变成他想象中的旅游胜地，必须要吸引度假的人，要吸引度假的人，首先就需要一片海滩。

于是那艘红木船驶进小海湾时，帕斯夸里站在及胸高的海水里，怀中抱着一块大石头。他的老朋友奥伦佐为富有的葡萄酒商，旅馆老板古埃尔弗雷多——他在热那亚南部做旅游业——驾船迎送客人，但他这艘漂亮的十米长快艇很少会来到沃冈格纳港。帕斯夸里看着船靠了岸有些不知所措，于是便高喊：“奥伦佐！”他这样打招呼弄得朋友有些奇怪；两人从十二岁起便是朋友，但从从不叫嚷着打招呼，他们更多的时候是……点头、微笑、耸耸眉头。奥伦佐面无表情地点头回应。船上有游客的时候，他都很严肃，游客是美国人时尤其如此。“美国人都很严肃，”有一次奥伦佐向帕斯夸里解释，“比德国人还要严肃。如果你笑得太厉害了，美国人就会以为你偷了他们的东西。”今天奥伦佐的表情尤其严肃，瞥了一眼船后的女人，她的褐色外套紧紧地系在细腰上，宽大的帽子盖住了大半边脸。

那个女人轻声对奥伦佐说了些什么，声音从水那侧的船上传过来。开始帕斯夸里以为她在胡言乱语，但后来意识到她说的是英语——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美国英语：“不好意思，请问那个男人在做什么？”

帕斯夸里知道他的朋友对自己有限的英语很不自信，因此总会尽量简洁地用蹩脚的英语回答问题。奥伦佐朝帕斯夸里瞥了一眼，看他抱着一大块石头准备建防波堤，有些不耐烦的试着用“spiagga”——海滩——这个英语单词来回答：“贱人”^①。那个女人歪着头，好像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帕斯夸里试着来帮忙，嘟哝着说是为旅游者修的“贱人”，“为游客。”但那个美丽的美国人好像没有听到他说的话。

^① 英语中“海滩”（beach）和“贱人”（bitch）的发音非常相像，意大利人讲英语尤其容易将二者混淆。（译者注）

帕斯夸里的旅游梦是他父亲传下来的。卡洛·特西生命中最后的十年里一直致力于争取五渔村的五个较大村子认可沃冈格纳港，成为旅游观光线上的第六个村子。（“六渔村，第六片土地，这个名字要好听多了。”他过去常常这么说。）但是小小的沃冈格纳港缺少另外五个稍微大些的邻村那样的魅力和政治推动力量。因此当那五个村子通了电话线，又由一条隧道铁路线带来大量的游客和财源时，这第六个村子就显得像个六指儿似的。卡洛还有一番雄心，希望那条铁路隧道能再延伸一千米，将沃冈格纳港和较大的崖边小镇连接起来，但这种心愿最终也未能达成。而最近的一条路在五渔村的峭壁后的梯田葡萄园处便断了，所以沃冈格纳港至今仍闭塞不通，孤零零地委身于嶙峋的黑色岩石间，只有眼前的大海和身后峭壁上的狭窄小径为伴。

那个耀眼的美国人到来时，帕斯夸里的父亲已经过世八个月了。卡洛的过世突然而安静，他在读一份钟爱的报纸时脑血管爆裂。帕斯夸里不断在脑海中重复着父亲生命的最后十分钟：他呷了一口浓咖啡，嘬了一口香烟，读着一份米兰报纸（帕斯夸里保存了那一页报纸，但根本没有发现上面有什么好笑的）的内容放声大笑，而后突然向前瘫了下去，好像打了个盹。帕斯夸里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正在佛罗伦萨读大学。葬礼之后，他恳求上了年纪的母亲搬到佛罗伦萨去，但母亲却非常惊异儿子会有如此想法。“就因为你父亲过世了，我就离开他，那我算个什么妻子呢？”这样一来帕斯夸里就别无选择了——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的——他必须回家来照顾虚弱的母亲。

于是帕斯夸里搬回到家里的旅馆，住进自己原来的房间。或许是因为早些年一直对父亲的想法不屑，现在有些愧疚，帕斯夸里突然看到了父亲这个想法的意义——从一个新继承者的眼中看自己的家族小旅馆。是的，这个小镇可以成为新兴意大利度假胜地——美国人的避世所，岩石海岸上的遮阳伞，相机快门不断地发出咔嚓的声响，到处都是肯尼迪一样的大人物！如果有某种有益的方法能将这间空荡

荡的家庭式旅馆变成举世闻名的度假胜地，那何乐而不为？这间老旅馆是他唯一的遗产，在一个需要家族优势传承的文化中，这是家庭给他留下的唯一一件有益的东西。

旅馆一层有一间饭厅——一个只有三张桌子的小屋——一间厨房和两间小套房，楼上的六个房间，是旧时妓院的用房。旅馆仅有的常住者是两个老巫婆——渔夫都这么称呼她们。她们是帕斯夸里的跛脚母亲安东尼娅和粗发的姨妈瓦莱里娅。帕斯夸里的怪物姨妈总是对慵懒的渔夫和少有的几位撞入酒店的客人大吼大叫，其余时候则负责多半的烹煮活计。

帕斯夸里极有耐性，忍受着脾气古怪夸张的妈妈和疯子姨妈，一如容忍那些粗鲁的渔夫——每天早晨他们把渔船推下海岸出海，渔船小小的木制船身随着波浪起伏，就像脏兮兮的沙拉碗，船尾的马达冒着烟，发出“突突突”的响声。渔夫每天用渔网捕捞凤尾鱼、沙丁鱼和黑鲈鱼，足够在南部的市场和酒店里卖就好，然后便返回来喝格拉巴酒，抽自己卷的苦味烟卷。他父亲总是费尽心地想要把自己和儿子与这些粗俗的渔夫区分开来，卡洛称自己一家人是尊贵的佛罗伦萨商人阶层后裔。“看看他们，”他会在读着一份每周靠邮船运进村子的报纸时抬眼对帕斯夸里说，“在文明程度更高的时代，他们都是我们的仆人。”

卡洛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年长的儿子，不想让小儿子在渔船上工作，也不想让他去拉斯佩齐亚的罐头厂干活，也不想让他去梯田葡萄园，也不想让他去亚平宁山脉的采石场，反正不想他离开，害得这个年轻人失去了学习实用技能的机会，使他感觉自己在这个冷酷的世界里柔弱不堪，没有立身之处。卡洛和安东尼娅近四十岁才有了帕斯夸里，将其视作珍宝，在帕斯夸里的反复恳求下，这对上了年纪的父母才允许他去佛罗伦萨上大学。

父亲过世之后，帕斯夸里返回家乡，村里的渔夫都不太清楚该如何看他。最初他们以为他是因为悲伤才会行为怪诞——总是在读书，不停地自言自语，经常

丈量着什么，不断地把成袋的建筑用沙倾倒在岩石上，像虚荣的男人打理仅剩的几根头发一样细细规整这些沙子。渔夫们织着网，看着这个21岁的瘦削男人重新布置石头，希望暴风雨不要把他的海滩冲走。此情此景似乎在他们盈盈的眼中映出已故父辈们空虚的梦想，但很快渔夫便怀念起他们过去揶揄卡洛·特西的那些玩笑了。

渔夫看着帕斯夸里忙活了几个周的海滩，终于再也忍不住了。有一天，长者托玛瑟向这个年轻人扔了一盒火柴，大喊道：“帕斯夸里，送给你的小海滩做椅子！”在接连几个周扭扭捏捏的善意过后，这含蓄的嘲讽让人如释重负，就像在村子上空携着暴风雨的云彩一下爆发了。生活又归于正常。“帕斯夸里，我昨天在莱里奇看到一部分你的海滩。我是把剩下的沙子都带过去呢，还是等水流把它给冲过去？”

渔夫们至少还是懂得什么是海滩的；毕竟，在北面的蒙特罗萨酒店和里维埃拉镇上都有海滩，镇上的渔夫都是在那里卖掉捕来的鱼。但当帕斯夸里宣称自己想要在悬崖的巨石堆上修一块网球场的时候，渔民都说帕斯夸里比他父亲患的疯病还要重。“这个孩子彻底疯了。”他们在小广场上，手里卷着烟，看着帕斯夸里在巨石上蹦来跳去，画出未来网球上的边线，忍不住抬头说。“真是一家疯子。很快他们就会跟猫聊天了。”眼前只有陡峭的悬崖，帕斯夸里知道想修一片高尔夫球场肯定是不可能了。但是在他的旅店附近有一排三块天然的巨石，他觉得如果挖填一番，或许能搭个架子，浇灌一些水泥，把巨石连成一块平坦的长方形场地，打造一块网球场，就好似这处景观在悬崖峭壁间露出头来，向从海路而来的游客宣示，他们即将抵达的是一处一流的度假所。他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那番景象：身着干净白色短裤的男人在海岸线上方二十多米的壮观巨石架子上，在悬崖峭壁间探出来的炫目场地上来回跑动击球，女人穿着裙子，戴着遮阳帽，在附近的阳伞下呷着饮料。想到这些，他便用鹤嘴锄、凿子和锤子敲打起石头来，希

望能弄出一片足够建网球场的空地。他把沙屑推到一处，将岩石扔进海里。他忍受着渔夫们的嘲讽。他偷偷看上病人膏肓的母亲几眼。他等待着新的生活到来，他一直等待着。

这就是帕斯夸里·特西在他父亲去世之后八个月里的生活。这些日子他并不是很幸福，但也没有什么不幸福的地方。他发现自己和多数人一样，生活在空旷的高原上，无聊又有些许满足。

或许如果那个美丽的美国人没有在这个凉爽的晴日午后到来，他的生活会一直这样下去。帕斯夸里站在二十米外及胸深的水里，看着红木小船停靠在木制的小码头上，那个女人站在船尾，微风吹拂着周围的海面。

她非常瘦，但棱角分明。从帕斯夸里在海中这个有利的角度来看——她身后闪烁着阳光，轻风柔抚着她那麦金色的头发——她就好像天女一般，比他见过的女人都要高挑、脱俗。奥伦佐伸出手要扶她，她犹豫了一会儿，抓住了他的手。他扶着那个女人从船上走上狭窄的码头。

“谢谢。”从帽子下面传来一阵稍显犹豫的声音，她接着说道，“太美了。”她喘着气很不熟练地说出一个意大利语词语。她向村子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开始有些蹒跚，慢慢地才平稳下来。这时她才摘下帽子，仔细端详了村子一番。帕斯夸里看到了她的全貌，有一丝讶异，这个美国人竟没有……呃……没有比想象中更美丽一些。

当然，她美丽动人，但没有如他想象的一般。她将近六英尺，和帕斯夸里差不多高。从帕斯夸里站的地方看去，这么一张瘦长的脸有如此的凸显的面容会不会有些太过——下巴很尖，嘴唇饱满，眼睛浑圆，睁得大大的，好似受了惊吓？她的曲线如此突兀，不免令人隐隐担忧，女人还能比这更瘦一些吗？她的长发向后梳成马尾，皮肤略显古铜色，紧致地包在脸上，那面容既显突兀又很柔和——鼻子太过清秀，和那下巴、那高颧骨、那双深色的大眼睛不太搭。不，他想，她